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高子遺書卷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李　玢

高子遺書卷五

明　高攀龍　撰

會語十百則

程夢暘小引曰先生之學主於復性不以敬為敬而認敬即性不以身為身而認身即天蓋其得於窮理者深乎

通書曰一者無欲也程子云心有所向便是欲可見程子之主一自周子來無適即周子之無欲也

朱夫子三樣入敬法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曰收斂不容一物今日吾輩胸中勞勞擾擾千萬物俱容在此豈止一物若要免此須是常惺惺要惺惺須是整齊嚴肅三法又有次第

凡事行不去時節自然有疑有疑要思其所以行不去者即是格物

人要於身心不自在處究竟一箇著落所謂困心衡慮也若於此蹉過便是困而不學

先生謂友曰愁苦處能放得下便有進道之機須是討出箇究竟纔放得下所謂窮至事物之理也自古聖賢豪傑多從困苦中得力人若從此逼迫出便可向道

聖學正脉只以窮理為先不窮理便有破綻譬如一張桌子須要四隅皆見不然一隅有汚穢不知也又如一間屋一角不照即躲藏一賊不知也

彥文問曰靜中何以格物先生曰格物不是尋一箇物

来格但看身心安妥茍身心稍不安妥便要格之因甚不安妥彦文曰若安妥時如何先生曰安妥便要認認即是格物也

大學所重在知本若不知修身為本格盡天下之物也没相干

學問先要知性性上不容一物無欲便是性

學問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學問所以孟子說反經二字

真是爲善最樂不要說一生平穩即反思此身乃父母所生我不曾做辱親事豈不至樂此身乃天地所生我不曾做欺天事豈不至樂人有生必有死到瞑目時無累心事豈不至樂

主宰定更無物可奪得舊曾患牙腹痛不可忍纔主得心定其痛隱隱退去稍息痛忽至矣可見古之忠臣義士只是一箇主宰定雖殺身也不知痛

無爲其所不爲是孟子道性善處性中原無他物因性

中本無故不為不欲若只在不為不欲上求吾人終日除不為不欲之時須有空缺此空缺時作何工夫如何說如此而已矣

悟修二者並無輕重即如仁義禮智四字言仁智處皆是悟言禮義處皆是脩悟則四字皆是悟脩則四字皆是悟真是半斤八兩

麻城周中興問曰不肖生平習氣用事見人是非直言無隱鼎鑊不顧自謂只全得這點直性先生曰這只

是直之一節直字不可容易看人之生也直直便是性易言敬以直內必敬方能直聖人下字極妙直字便將箇罔字對了罔者冥然無覺悍然不顧如投火之蛾入網之魚有不死者乃幸而免耳不罔便直又曰既知習便可知性不是除了這習别有箇性即如喜怒哀樂終日習於其中而不知不知只是習知得便是性知者知其未發也未發的模樣便是發的節若喜怒哀樂發時一如未發模樣豈不太和元氣所

以吾輩工夫只在未發培養深厚令四者之来擒拽不動方是性學中興曰此道理真有兩條路但須揀正路走先生曰只是一條路學者是一箇明眼的人髙低凸凹了了行去不至蹶躓常人却像盲者小心的還知策杖而行大膽的便墮落坑塹只此一條路也

中興又曰令而後不肖知凡閒是閒非俱不必管也先生曰為學之人何處非學但入耳目便非閒事增何

限觸發何限警省更無不關己事也

中興曰學問只是求心要緊先生曰孟子只說求放心不說求心此心充塞無間放是梏於一處了知其放依舊停停當當切忌騎驢覓驢

先生曰孟子囂囂二字不得入手全無受用處茍無囂然於湯聘的心腸早有翻然而改的行徑未有不為富貴所魔者頃之謂門弟子曰吾輩閒話且休說人生幾何悠悠蕩蕩今年是這般人明年是這般人心

性不曾透得一步經書不曾透得一部好事不曾做得幾件好人不曾成就得幾箇如何如何不可不大家警省也

顏子用志不分只在情性上學不在情性上學聖人不謂之學身通六藝之人豈不各有所好聖人不謂之好學

顏子之好學不在怒與過上用功只看大易便知復卦初九一爻惟顏子能當之此一爻即乾元也所謂元

者善之長也夫子一生好學二字惟自許許顏子一人

彥文問曰曾子聞一貫其學亦微矣夫子猶不許之好學何也先生曰在聖門聞一貫還是入門之學非終身結果之學也且曾子在聖門最小聞一貫時纔二十歲外彥文曰曾子之聞一貫是知大頭腦矣纔知本領做工夫到啓手啓足之時學問結果矣先生曰然

彦文問曰夫子静中光景何如曰念頭頗少但應接多了便浮氣不定伊川先生云定心氣心氣最難定

一貫是忠恕悟處忠恕是一貫脩處

意識情俱是不好一邊若誠其意智其識性其情道理又只是一箇

學問見了獨體然後算得性學不是念頭上見底若念頭之獨便有斷滅見得此體隨處是獨而無對也若有古今人我内外便是二

靜以見性見性自靜言性則無窮言才則有限

人一身都是心在目主視在耳主聽在心主思心在則為心官心不在則為耳目之官非别有耳目之官也

夫子所謂九思是言心官當位心官在目則目自明在耳則耳自聰

當下孝弟之事不做只管講孝弟孝弟是甚東西夫子云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孝弟兩字不是聖人造作出来見親生之膝下有此真愛便名之曰孝又

因漸長而日嚴因嚴以教敬有此真敬便名之曰弟人生何時能忘此愛敬故隨處愛敬即隨處是孝弟故曰愛親不敢惡於人敬親不敢慢於人

彥文問曰喜怒哀樂未發便是敬以直內否發而皆中節便是義以方外否先生曰然

讀書如喫飲食喫得又要消得凡人有一副知見在胸最難得入道昔有人延一名師教其二子者謂師曰二生長者有工夫易為力次生全無工夫須費力也

先生試之謂主人曰所云正相反次者只須與之搬進去長者還要搬出来了再搬進去

吳心矩問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何也先生曰故者所謂原来頭也只看赤子他只是原来本色何嘗有許多造作

反身而誠四句先生曰近看来日用受用只此二句親切反身而誠是無事時工夫強恕而行是有事時工夫一不誠便不樂一不恕便不仁反身是立本之事

强恕是致用之事終日如此自當進益

動時工夫要在静時做静時工夫要在動時用動時差了必是静時差譬如吾人静時澄然無事動時一感即應只依本色何得有差

剥者剥落剥而後復人自孩提終日要長要短到長大便要名利要貨色種種膠固無出頭處而今吾輩學問正要逐漸剥去使之剥盡始有復機然須一番苦工夫至九死一生中透出方得力譬如這箇橘子去

皮纔見瓣去瓣纔見子子分兩瓣兩瓣中間纔見一些子芽這芽還不是直等乾元一至從芽中發出者却無形可見方是真體

人只要自己知不善即是善也知不善而不復行明善也只要自己肯去明便好師友只好說說了不肯行終沒奈何

學者靜坐是入門要訣讀書靜坐不可偏廢伊川先生曰節嗜欲定心氣靜坐却是定心氣之法

彦文問心與氣何以分別先生曰心之充塞為氣氣之精靈為心譬如日廣照者是氣凝聚者是心明便是性

學者於理氣心性一一要分剖得明白延平先生黙坐澄心便明心氣體認天理便明理性

聖門言仁只是説行處多如視聽言動恭寛信敏恵五者行於天下俱是説行只如此體貼便知為仁之道

彦文問曰聖人時時對越上帝何又要三日齋七日戒

先生曰聖人雖無時不敬平常不廢應接至祭祀時皆謝絶收斂精神以對鬼神耳

彥文問曰聖人臨死順之乎收斂精神乎先生曰此處如何著得收斂

彥文曰近覺坐行語默皆瞞不得自家先生曰此是得力處心靈到身上來了但時時默識而存之

孔子不言養氣然三戒却是養氣妙訣戒色則養其元氣戒鬬則養其和氣戒得則養其正氣孟子言持志

戒即是持志也

學問必須躬行實踐方有益如某人見地最好與之言亦相入但考之躬行便内外不合是以知虛見無益

有友言體認與揣摩先生曰體認者是實有這件在此若與人相會已見其人又細認之揣摩者是未見其人而想像之朱子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發處即是實有這件矣但人都覿面蹉過是見其人不知認也

學未有得則敬以求之既得則敬以守之即聞道者主

敬工夫與未聞道一樣做

有一人兄弟不和至刻說帖其人忿忿不平訴之先生先生曰兄弟相残大不祥要之釁端必自取今不若只是認罪無論其言之實者即誣者皆自認了只說容我改過即彼欲訴於鄉黨亦聽彼自為畧不與辯從此急回頭大翻身方是活路

與光問先生著述先生曰程子至中年始著書著述之事甚非學者所宜亟亟不得已乃言之耳一生學問

有得力處若無人可授豈忍自私只得公之後世終亦出於不忍人之心若文詞何用

聖人取人之善譬如今人善看文者一般將他好處圈出來即做文字的人連自家還不知那一句好被他圈出便躍然如何不鼓舞興起

先生曰適於義適亦可莫於義莫亦可此兩句原因義之與比一句發無適無莫一味隨義而轉葉玄室先生曰君子之於天下也一句極要體會可見君子之

所為直要通得天下人纔行得若守定一己獨見雖真心為國為天下也行不去先生曰此豈但衆人不從即同志中也不從須是天下人無論賢智愚不肖都通得方可行也

先生謂周稺馨曰人生天地間要思量一箇究竟此身何来將来何去太極圖引原始反終一句却大關係所謂太極者原始也要原到這裏反終也要反到這裏

其為物不貳只是一箇道理惟其一所以生物不測惟不測故神所謂易也故程夫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於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來可謂盡矣中庸又說一箇鬼神以形容斯理之妙所以說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只曰誠之不可揜何等活活潑潑底會得時大好過日子所以說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由是思

之天何嘗離人人何嘗離天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人居天中如魚居水中魚無水不活人無天不生人亦死在天中蓋須自家生氣接得天著至於養成浩然則死亦生矣先生曰天在眼前人豈不知只為說了天命不知如何為命連天也不知了天只是天一落人身故喚做命命字即天字也彥文曰做人的有天命如做官的有君命一切行事皆承君之命而行之今做人的不知自家有天之命却如做官的不知自家有君之命也

易言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吾輩一語一默一作一息何等神妙凡民不知胡亂把這神都做壞了學者便須時時照管念茲在茲所謂允執所謂顧諟所謂慎獨只此一事所以古人又說箇惟字曰惟精曰惟一不然不能凝結也

人之靈即天地之靈原是一箇却是箇活鬼神倏然言倏然默倏然喜倏然怒莫之為而為非鬼神而何

胸中無事則真氣充溢於中而諸邪不能入

真元之氣生生無窮一息不生便死矣草木至秋冬凋謝是霜雪一時壓住彼之生生無一息之停也不然春意一動其芽何以即萌人之爪髮即草木之枝葉也飲食是外氣不過借此以養彼耳其實真元之氣何藉乎此哉人之借飲食以養其身即草木之滋雨露以潤其根

鼻息呼吸乃闔闢之機也非真元之氣真元之氣生生不息以上三條非說養生總闡明一氣守與夜氣之論參觀

王南塘先生言可覩可聞皆氣也此句極妙所謂野馬絪緼亦云微矣雖微猶氣也神則無形之可見但一厲神即是感底朕兆動之幾萌於此矣寂然不動乃誠也學問只到幾處可知幾之上即不可知

有友曰羅整菴先生言理氣最分明云氣聚有聚之理氣散有散之理氣散氣聚而理在其中先生曰如此說也好若以本原論之理無聚散氣亦無聚散如人身為一物物便有壞只在萬殊上論本上如何有聚

散氣與理只有形上形下之分更無聚散可言

有友論天人先生曰天人原是一箇人所為處即天譬之命該做官者必須讀書做文字讀書做文是人然肯讀書做文又是天彥文曰命之所有先天也人之肯為後天也無先天不起後天無後天不成先天先生曰然

希顏問易先生曰易即人心令人有以易書為易有以卦爻為易有以天地法象為易皆易也然與自家身

心不相干所以書自書卦自卦天地自天地也要知此心體便是易此心變易從道者便是易之用所以六十四卦聖人說六十四箇以字如君子自強不息者以乾也厚德載物者以坤也非乾而何能自強不息非坤而何能厚德載物乎餘卦又以時言之君子所以如此者以此時也時者易也總是以此也

有言以易洗心是二物何如先生曰此言固好然須知易方是心心未必是易到得憧憧往来之心變成寂

然不動之心渾是易矣豈不是以易洗心

彦文曰近日吳觀華先生講繫辭謂聖人作易總只要人能變化一部易只說得變化二字先生曰然彦文問夫子大象先生曰此是夫子之易夫子特地教人用易之方故六十四卦六十四箇以字繫辭内又總記兩箇以字看来讀易又只是以此齋戒以此洗心耳又曰一部易只是說一箇中字又曰不曾看過六十四卦看不得繫辭若不知得繫辭却也看不得卦

繫辭是易原若有入處便可聞道

直其正也何不曰直其敬也敬以直内何不曰正以直内看来敬字只是一箇正字伊川先生言敬每以整齊嚴肅言之整齊嚴肅四字恰好形容得一箇正字

一部易原始要終只是敬懼无咎而已故曰懼以終始无咎者善補過也易中凡說有喜有慶吉元吉都是及於物處若本等只到了無咎便好

易是現前的物事看繫辭首章可知只平鋪著看尊卑

貴賤動靜剛柔吉凶變化自然而然聖人說一部易却像不曾說一般

以此洗心退藏於密隨處是密程子曰密者用之源顯諸仁即是藏諸用譬如一株樹春氣一動抽芽發枝枝葉都是春發出是顯諸仁然春都在枝葉即藏諸用夫子言仁曰恭寛信敏恵可見仁都在事上離事無仁密不在寂然不動中尋又不是舍寂然不動處有密密只是藏諸用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言聖人與天地都是一樣只
這憂與天地不同聖人吉凶與民同患百姓之憂患
即是聖人之憂患也
有友問太極先生曰太極者據易而言天地間莫非易
易有太極非易之外別有所謂太極也且以吾身觀
之吾身是易當下寂然無些子聲臭即是太極周子
云寂然不動者誠也誠即太極也
不出户庭與不出門庭兩爻人時時用得著如事之當

做者不做便是不出門庭之凶矣事不當做而做便是出户庭而咎矣

先生曰詩必以小序為準國史明得失之迹豈可不信但首兩句是真餘皆後儒附會朱子不信小序是連真者皆不信矣將許多思賢詩俱作淫辭解如鷄鳴丘中皆思賢詩也彦文曰詩中多以美人喻君喻賢者曰然

彦文問曰大學至善二字即中庸也先生曰然

中字自虞廷來到夫子只添箇庸字中字得箇庸字纔

著實

論語形容夫子溫良恭儉讓從應接處形容子溫而厲

還是動容處形容至於燕居乃是從獨處無事時形

容令日想像真是一夫子宛然在目中也鄒荊璵問

曰天天二字如何先生曰就是桃之夭夭純是一團

生機

有友講以約失之者鮮矣先生曰約只是一箇小心約

到至盡處即道也

先生問諸友曰德之不脩出則事公卿看這兩章夫子何等謙退及天生德於予文不在茲乎知我者其天乎看這數段何等自任何也劉本孺先生曰聖人時時以天自對所以自信如此若說工夫便不敢易言之葉玄室先生曰正為聖人日用工夫時與天游故臨患難信得過若常人平日不曾有這工夫臨患難便信不過先生兩然之

仁者先難而後獲先生曰天理必與人欲相逆纔去做難的事是向天理上行然人欲隨之又要獲了先難後獲方純乎天理顏子克己若紅爐點雪不必言難天下歸仁反從獲上說樊遲根器大不同故曰先難後獲

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一句乃是中庸一書大關節處學問思辨皆是擇乎中庸得一善不是今日得一善明日又得一善從始至終只此一善又不是得一萬

事畢性道無窮學問亦無窮但得一善拳拳服膺便

日新又新

有為者譬若掘井先生曰註中說及泉云仁如堯孝如

舜學如孔子此是詣極的及泉然入門便有入門的

及泉不得入門之泉終無詣極之泉周子言誠者聖

人之本即泉也吾輩當下一念反觀沖漠無朕便是

原泉九仞特為不及泉者言掘井一仞而及泉不可

謂之棄井也

朱夫子之言俱是用上説使人可知可行孔子教人亦只是説用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孔子後孟子方説出心性孟子後秦漢學者俱在訓詁上求更不知性命為何物至宋周程夫子出纔提出性命到微妙矣朱夫子出不得不從躬行實踐上説若知孟子之言便知孔子句句精妙若知得朱子之言便知周程語語著實

五經四書註俱是漢儒專門傳受俱有一箇来歷後来

宋諸大儒又費許多心思逐句逐字稱斤估兩定下
肯細心咀嚼之自有滋味何必説出許多新奇更不
知今之所謂新奇正先儒所剩下不用者故文公先
生嘗云四書註中字字句句俱是某稱量過来若人
不曾用得某許多工夫却也看某底不出其註書時
與敬夫伯恭兩先生往来書簡雖有一字不安辨論
數番後人未曾見到反議論前賢真無忌憚也
薛文清呂涇野二先生語録中無甚透悟語後人或淺

視之豈知其大正在此他自幼未甞一毫有染只平平常常脚踏實地做去徹始徹終無一差錯既不迷何必言悟所謂悟者乃為迷者而言也文公先生自七八歲時與羣兒游端坐畫八卦看孝經便書八字曰人不如此便不成人是何氣象

氣節而不學問者有之未有學問而不氣節者若學問不氣節這一種人為世教之害不淺

彦文問漢末管寧何如人先生曰高士也未透性之曾

子

彦文問康齋與白沙透悟處孰愈曰不如白沙透徹胡敬齋先生何如曰敬齋以敬成性者也陽明白沙學問何如曰不同陽明與陸子靜是孟子一脈陽明才大於子靜子靜心粗於孟子自古以来聖賢成就俱有一箇脈絡濂溪明道與顏子一脈陽明子靜與孟子一脈横渠伊川朱子與曾子一脈白沙康節與曾點一脈彦文曰敬齋康齋何如曰與尹和靖子夏一

脈又問子貢何如曰陽明亦稍相似

彥文曰告子所謂强持者乎曰他也不强持他倒是自然底彥文曰近於禪乎曰非也告子之學釋氏所訶也在釋門謂之自然外道

彥文問曰隋之文中子與漢之董仲舒何如先生曰文中子更大有聖人依歸造就與顔閔同

參夫曰吾儒之學既透不透禪是欠闕否先生曰非欠闕也禪之一宗惟濂溪明道兩先生真能知得後來

闢佛者總闢他不服參夫曰整菴陽明俱是儒者何議論相反也先生曰學問俱有一箇脈絡即宋之朱陸兩先生這樣大儒也各有不同陸子之學是直截從本心入未免道理有踈略處朱子却確守定孔子家法只以文行忠信為教使人人以漸而入然而朱子大能包得陸子陸子粗便包不得朱子陸子將太極圖通書及西銘俱不信便是他心粗處朱子將諸書表章出来由今觀之真可續六經這便是陸子不

如朱子處

彦文問曰武侯學須静之静何如先生曰他是胸中無事閒居抱膝長吟在軍中雖終日戰鬬却如無事一般胸中長安静故思慮細密而神化不測彦文曰與程夫子百官萬務儘悠悠意思何如先生曰也差不多

學問並無別法只依古聖賢成法做去體貼得上身來雖是聖賢之言行即我之言行矣我朝曹月川先生

是理學之宗看他文集不過依了聖賢實落行去便成了大儒故學問不貴空談而貴實行也

程子曰孟子才高學之未可依據且學顏子余則曰顏子才高難學學者且學曾子有依據

彥文曰明道許康節内聖外王之學何以後儒論學只説程朱先生曰伊川言之矣康節如空中樓閣他天資高胸中無事日日有舜雩之趣未免有玩世意

一向不知陽明象山學問來歷前在舟中似窺見其一

斑二先生學問俱是從致知入聖學須從格物入致知不在格物虛靈知覺雖妙不察於天理之精微矣知豈有二哉有不致之知也毫釐之差在此

有一玄客至東林先生曰東林朋友俱不知玄雖然仙家惟有許旌陽最正其傳只淨明忠孝四字談玄者必盡得此四字方是真玄其人默默

參夫問曰開伊洛之源者濂溪也二程親得其祕何不大闡發之伊川又謂伯淳之學得之遺經即太極圖

通書至朱子始為表章何也先生曰二程不過再見茂叔耳教尋孔顔樂處但指點其源頭再見之後各處做官即太極通書似俱未見伯淳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某體貼出來謂大學孔氏遺書謂中庸孔門傳授心法常教人讀書必先語孟不是程子表出四書聖學真無入門得之遺經豈不信然

高橋別語

門人魏大中録

乙丑被逮以午日抵錫山厥明景翁先生餞別

於高橋之滸中以誨言諄諄亹亹爰次其畧用

比韋弦

雨露霜雪總是造物玉成至意須善承受

富貴貧賤窮通得喪諸境禪家云一切惟識性中無此

等境

患難中容易透性患難中一切萬緣都斷

臨深淵履薄冰禪家過獨木橋並著不得第二念

陸子靜減擔法減之又減擔子自漸輕却

嘗夜半腹痛痛不可支起來覺此心精明痛亦隨止尋偃息痛復如初仍起坐達旦不藥而愈又一日在鎮江齒痛亦以靜坐愈

一禪子見峨冠偉衣裳者接之頗倨曰我南岳神也能生殺人禪子曰我見汝無異衆生我見我無異汝無我相人相諸相便是太虛能生殺人能生殺太虛否峨冠偉衣裳者拜受戒而去

初謁語 五則

門人陳歎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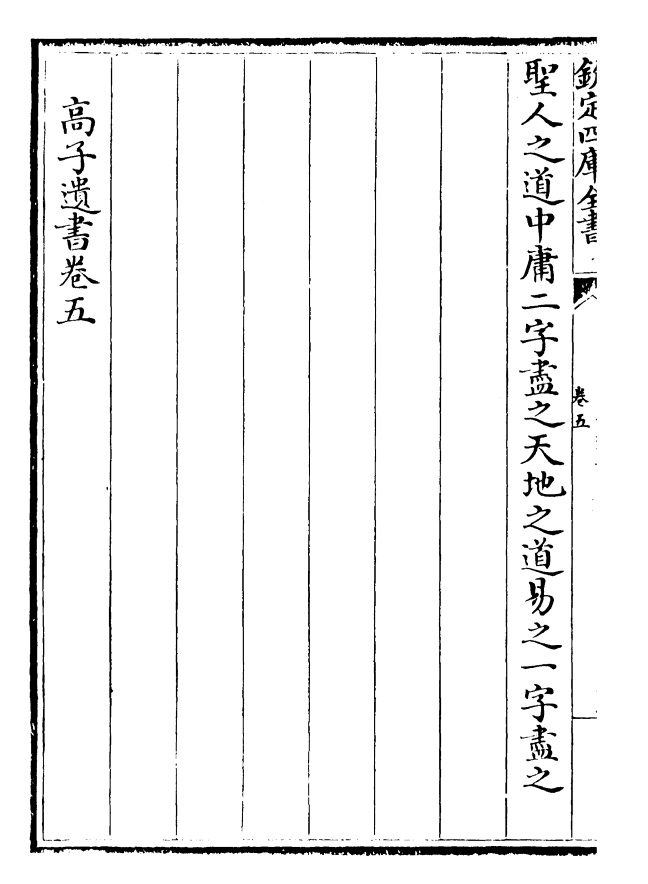
讀書窮理至於朱子可謂盡美盡善矣須知所以讀書者專為治心若因欲速而至煩躁反是累心了須守定朱子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之法方可謂之讀書

人心能疑便是能知痛癢了正好當下發憤用功去當有豁然自信安然寧謐之日不可悠悠忽忽錯過了一生

叔幾亭問操存難久奈何先生曰易曰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敬義原非二物假如外面正衣冠尊瞻視而心裏不敬久則便傾倚了假如內面主敬而威儀不整久則便放倒了所以聖人說敬義立而德不孤難久者只是德孤德孤者內外不相養身心不相攝也今當從此著力先生又曰人心本無一物所以紛擾者只是外蔽誠能一日反觀物欲便廓然消化所謂紛擾者安在故一覺便是乾一敬便是坤

夢中作得主張者方是真學問方能臨大事而不亂



聖人之道中庸二字盡之天地之道易之一字盡之

高子遺書卷五

高子遺書卷六

明　高攀龍　撰

四言詩

水居六首

微雨乍過好風徐来游雲斷續衆峰皆開歡然撫景晝兹一杯世事如積亦已焉哉

飯飽欣然蕩槳菰蘆菱蔓揺漾蓮花芳敷今日何日吾長五湖其来徐徐其去于于

舉網得魚摘我園蔬烹魚煮蔬載陳我書酒中有旨書中有腴聊爾東窗不樂何如
薄暮登樓四望遠疇時雨既降農人乍休乳燕来止鯈魚出遊萬族有樂吾亦無憂
涉世愈拙入山宜深踽踽空谷悠悠長林支頤一卷挂壁孤琴游目閒雲傾耳鳴禽
清晝埽室中宵擁衾無象之色希聲之音咎譽可遠陰陽不侵雖乖通理爰得我心

五言古詩

靜坐吟 四首

我愛山中坐恍若羲皇時青松影寂寂白雲出遲遲獸窟有潑谷鳥棲無畢枝萬物得所止人豈不如之巖居飲谷水常得中心怡

我愛水邊坐一洗塵俗情見斯逝者意得我幽人貞漠漠蒼苔合寂寂野花榮潛魚時一出浴鷗亦不驚我如水中石悠悠兩含清

我愛花間坐於茲見天心旭日照生采皎月移来陰棚棚有舞蝶喈喈来鳴禽百感此時息至樂不待尋有酒且須飲把琖情何深

我愛樹下坐終日自翩躚據梧有深意撫松豈徒然亮哉君子心不為一物牽綠葉青天下翠幄蒼崖前撫己足自悦此味無言傳

幽居四樂

我愛管幼安蕭然一木榻詩書有餘閑戶庭無塵襍四

海方沸糜吾獨深閉閤辛勤海上歸樂此舊井邑徵書
何爲者莞爾笑不答
我愛陶元亮采菊東籬時悠然南山意怡悦心自知北
窻睡初起讀書忽解頤正爾得尊酒日夕歡相持
我愛陳希夷神遊帝之先空山石壁下谷口飛泉邊結
廬傍叢竹開戸當清漣麋鹿遊堂上落花滿庭前幽人
在何許松下方高眠
我愛邵堯夫緬懷發清吟當其在百原危坐必正襟曾

此九中理寧受外物侵心空百營息氣靜天根深爰以風月談聊見羲皇心他人營息而心空又次息營以空心

謫居

余謫居揭陽官舍幽清庭有盆魚有竹石楹前榴花灼灼不絕樹間小鳥交交弄語長至後謝病杜門益無往来終日靜坐讀易誦詩月明靜夜活火焚香援琴小弄意興既極恬然而臥蓋從容乎樂也賦詩志之

自昔悲覊旅局促詎非迷丈夫志四方高棲豈荆扉昭曠苟在懷憑運與委蛇嶺海何必惡四時有丹荑我來一甲子即事多所怡華館絶塵鞅水木澹幽姿好鳥時一鳴靜蘊流天機縱心八極外蟄心在幾微歷覽千古書此理不吾欺被服誠無斁真賞欣自如持此以永念可用忘棲遲自非高堂戀鹿門乃在兹

考亭恭謁朱夫子

束髮自黽勉所志非浮榮辨途慎所之擇術居其貞巍

魏雲谷翁紹孔明六經羣書萬卷破奇功一源并自從子輿来卓絶莫與京如何取徑于繁紜亂中聲計身亦誠便畔道非所寧我来拜闕里考亭為南閩闕里齋心矢其誠歸軫探神奥發軔謹門庭董道而不豫聊以拙自成

夏日閒居

長夏此靜坐終日無一言問君何所為無事心自閒細雨漁舟歸兒童喧樹間北風忽南来落日在遠山顧此有好懷酌酒遂陶然池中鷗飛去兩兩復来還

水居詩

少敦詩書好長嗜山水娛一朝謝簪組而来居菰蘆青山當我户流水繞我廬窗中達四野喜無垣壁拘桃柳植長堤菱荷被廣渠徒侶有漁父比隣惟田夫虚堂白日靜恍若遊黄虞兀兀日趺坐欣欣時讀書會茲動靜理常得性情舒恬然以卒嵗去此將焉如

庚戌春日月坡初成

浩浩月初上月坡正受之以我無營心當此獨坐時為

籌世中事無樂可代茲長林寒風息春氣藹如斯萬族各萌動我心豈不知俯視方輿靜仰覩圓象馳靈襟既無際一形安足私持以畀大鈞榮悴非所思

辛亥春至水居

宇宙何終極吾念有所止既罕百歲人所營一樂爾禽魚藹可親湖山斐有旨引酒召元和覩書悟無始在昔稱達人往往契斯理撫己常泰然此樂庶可恃

山居

城郭多塵事入山意始豁炎暑絶尋遊芳園轉閒潔拂簟卧看雲漱泉滌煩熱疎林来遠風虚堂入新月湛湛無交心端居見超越百營良有極庶以善自悦

湖上閒居季思子往適至

正爾山水間念吾煙霞友春風吹微波日暮倚楊柳我友惠然至童僕喜奔走相别歎經時相逢處非久所歡得晤言欲言仍無有黙黙各自怡一室閒相偶夜深不能寐明月在東牖

讀書山中季弟攜具見過

山中讀易罷臨風弄瑤琴絲桐感憂思無言對嶇嶔有弟愛吾趣挈壺遠相尋翩翩求羊侶林下成盍簪火輪忽銜山蘭地生清陰崇雲疊布錦皓月波流金融融酒中意悠悠塵外心道勝迹自超慮澹樂非淫榮名有衰歇清和良可任

韜光靜坐

偶來山中坐兀兀二旬餘澹然心無事宛若生民初流

泉當几席衆山立庭除高樹依巖秀修篁夾路疎所至得心賞終日欣欣如流光易蹉跎此日良不虛寄言繕性者速駕深山居

遊玄墓山

春至百蟄作吾亦難幽居玄墓梅萬樹兹遊豈當徐出門日以遠塵事日以疎終日棲花間志意常浩如入俗苦不足入山覺有餘以此成荏苒欲歸還躊躇吾性最所適終當期結廬

遊靜樂寺

杖策尋古寺深山縱所如古木連溪橋脩篁夾細渠翳然見人家茅屋庭除虛緬懷於此中坦腹哦詩書良朋三五人列塢南北居興來相經過直質返厥初生與羲皇侶歿與天地俱

遊鴈宕山

昔我愛丘山名勝在夢想去去三十年塵事空鞅掌茲遊愜始願千里遂獨往望山屢馳騖入谷轉疑恍仰觀

秋瀑飛俯聽潭流響陽崖峙雄突陰洞藏奇㪚幽尋碧澗底遐矚紫霄上春風蕩輕陰百里見開朗青丹未可圖文翰誰能髣棲心願止託回首空悵快勝地古今存浮生俄頃賞安得結茅廬於此一偃仰

湖上

道人不識憂隤然罕所慮胸中有奇懷常得山水助時乘酒半醺或值睡初寤獨往恣幽尋欣若有所遇有時深林行穿徑忽失路有時湖上還看雲忘所務凝目孤

鳶歸傾耳細泉注所造趣未極原陸任昏暮非闗耽清娛曽是秉遠慕閒心始造理忙意多失步嗟爾行道人迫迫焉所赴

輿中

輿中何所務得已聊自娟周道亦何遥去景去如鶩前途有佳人麗服策名驥輕風吹遠芳望之不可企遠望欲何為行行慎吾事雲斂山氣佳風定水容粹所以至人心貞吉在不二妙處絶幾微如醒半如醉自得此中

玄萬事皆如棄其玄本無色君子以為貢

客途

旭日照輿中仲冬藹如春焚香玩羲易瞑目怡心神每入野店中宛若家室馴糯飯甘如飴村醪白於銀充然醉飽後晏臥芻藁茵但覺無事樂不知客途辛望望故園近歲杪兒孫親

采菊

天地有終極人生豈常爾年壽不可知富貴焉足恃昔

為春原荑今隨秋草雜四時更代謝百年遞成毀區區世人心詎能違物理所以采菊翁悠然了斯旨

異草

南山有異草不逐衆卉榮古澹無顔色幽芳有餘情結根千仞岡似吸陰陽精小物有至性近垢不得生嚴霜無遺秀卓彼猶崢嶸雖非松栢質可結歲寒盟世無知之者含風以凄清

黄龍菴訪超然上人

山深晝寂寂樵語聲屑屑一徑入青藹竹木更秀潔有僧赤脚眠長嘯天地裂見我掇衣起坦腹笑哑哑任真無葢藏布懐不曲折摘茗煑鮮泉荳芋楚楚設充然可供客足已了不缺引我看泉石發興皆竒絶揮手别之去中心自怡悦

心中無事人見亦恱别亦恱别後憶憶便彼此非無事人然或不及之或過之者

題吳之矩雲起樓

吾友搆髙樓上與南山友推窗延諸峰憑几揖羣阜樓

中列萬卷亦貯泉百缶彝鼎皆商周圖書悉蝌蚪容来
賞奇文疑義相與剖遞品陽羡茶呼取惠山酒或時自
晏坐澹然一何有青山時出雲白雲時入牖倏忽曳作
衣亦或變為狗起滅千萬端巧歷能筭否人生一如此
幻化安能久借問天壤間何者是不朽

壽俞景梧六十

昔我少壯日與君握杯酒仰見明月光邀之為三友一
笑千古空世事復何有荏苒歲月踈相看成白首今吾

持一觴祝君無疆壽借問此觴酒還如少年否與我同時人半已成腐朽而我幸與君一觴還相偶回首生平歡轉覺澹可久但醉莫復問君歌我擊缶

壽吳東溟先生七十

去日每苦多来日每苦少棲棲世中事鼎鼎誰能了所以達人心擺落出物表吾慕東溟翁攝生得其道投志西来宗無念以為寶觀空覺諸妄埋照澹自保平生經苦辛未嘗入懐抱理得身世寛戰勝顔色好持此入無

窮長隨天地老

送辰州守瞿元立

秋至林薄佳幽人自怡悅閒尋山中侶偶坐松下石一酌清冷泉滌茲當午熱自餘無一事於性有至適云胡同心人簡書迫行役我欲賦招隱言念斯民厄以君之操持所至有膏澤嚚訟可不聽兇惡當斬絶六言舊王章勿惜時提挈誠然振五品何必恃三尺郡齋有餘閒即是林間容得意且歸来共泛五湖碧

蔡觀察貽余禪衣成夜坐詩寄謝

長林寒風厚斗室霜氣侵珍重故人惠有衣亦可衾中夜每起坐春溫解重陰明月入我户流光照鳴琴念彼世中人異調難同音頓使羔裘賢難執遵路襟思君三歎息付之一悲吟萬感既刋落一息自深深乃知人心妙晝夜當溫尋感君衣被意示我禪定心獲此頷下珠不啻腰纏金欲悉此中玄何時来盍簪

七哀詩

肅肅秋風深漫漫秋夜長中夜百感集攝衣步空堂俯聽蟲聲悲仰視明月光物色一如昨舊人何茫茫歲月日以疎髣髴日以亡一歲成永訣千載空相望靜心易生哀遺情難為方願從夢中路柔身至其旁

程酒詩

尼父酒無量天然中權衡自非大聖資剛恷宜服膺云胡末世下放飲始得名微醺憶堯夫止酒見淵明哲者以怡性愚者以促齡損此清明躬受彼昏濁縈吾以自

深省黽勉持法程觴以九為極倍之洽親朋上與日月誓下與山水盟以此茂對之杯盡意有羸世有善飲者於焉知我情

五言律詩

水居

到此情偏適安居興日新閒来觀物妙静後見人親啼鳥當清晝飛花正暮春呼童數新筍好護碧窗筠

即事

乍雨洗庭柯斜陽到薜蘿讀書聊散帙看竹偶經坡鳥下山初暝月来池欲波幽情無著處呼酒一高歌

晚步

緩步到溪頭相看事事幽斷雲踈島嶼落日艷汀洲水静芙蓉夕風生蘆荻秋吳歌何處棹驚起欲眠鷗

庚子秋日同友水居静坐

兀兀何為者朝曦屬夕陰六經疑處破一氣静中深霄漢孤懸榻乾坤壯盍簪五湖秋色滿相守歲寒心

丙午元夕

歲冗今朝靜閑門春色深安居知帝力觀物見天心柏葉休辭醉梅花已可吟但於叢竹裏日日聽春禽

和許靜餘先生閉户吟 三首

年来惟好靜始覺解天韜山月閒相照春風淡自陶牀頭儲濁酒燈下有離騷算盡人間著無如閉户高

有竹已疎林空齋貯碧陰徑縈蘿薜遠池帶荻蘆深人靜惟開卷情閒或撫琴幽居多樂事剝啄莫相尋

君平嘗避世仲蔚愛閒居城市何妨隱蓬蒿豈必除榻留孤劍伴人共一瓢餘滌盡人間念吾將返厥初

秋月同張伯可吳子往泛溪

不作青溪泛空令此月孤寒煙浮欲出遠嶼淡疑無日月髙凫鷖行藏長荻蘆棲遲何必恐秋色有吾徒

戊午春月朔登子陵釣臺

桐江一片石千古白雲横世亂無寧宇巖棲得此生漁樵亦偶爾富貴豈吾情寂莫空山士安知後世名

五言絶句

水居飲酒詩 三首

憂危不為己放逐豈忘君但願常太平把酒看白雲

有弟知我好致我長春花花紅映酒紅日夕飲流霞

春氣暢人意桃花滿村家人如不為樂天却無此花

齋中對菊

白日林中静秋風此室間黄花無限意相對一開顔

韜光山中樵詩 五首

開窗北山下日出竹光朗樓中人兀然鳥雀時来往

山黛濃於染丹楓間翠竹遠見白雲間山僧結小屋

寒風容衣薄依巖曝朝旭坐久不知還山童報黍熟

日暮山寂然樹響棲鳥下獨行深澗邊野花摘成把

時穿深竹坐人境忽如失落日照前山松間一僧出

白雲篇二首

遥望白雲来轉見白雲去白雲去不来不知散何處

心隨白雲遠亦隨白雲遲欲隨白雲滅白雲無盡時

題畫竹

此君有髙節亭亭自孤植縱多千畞陰不礙青山色

秋花詠六首

菊

日暮有好懐閒閒来田間籬邊見黄菊相對不知還

芙蓉

芙蓉臨清水露下顔色冷山齋人未眠獨步月中影

秋葵

花開在今朝花落不終夕開落如君恩丹心不可易

蘆花

秋水不可極月出寒山静一夜孤舟邊風吹蘆花冷

芭蕉

山人晝掃室焚香讀周易冷然萬念空芭蕉照人碧

紫薇

小窗當北牖日夕生凉風最愛竹叢裏忽揷一枝紅

荻秋樵詠四首

雪鷗閣

日夕水煙起細雨漁舟出草閣生微寒主人方抱膝

點瑟軒

曰狂我豈敢聊爾混樵牧閉門春色深相看柳條綠

巢居

遠村人語寂幽人臥方妥夜半聞清鐘明月當樓墮

班荆館

無容長閉門客来共心賞去来亦何心春風芭蕉長

和西築詠八首

引泉

次第竹根来相將得到家烏啼春雨後流出滿山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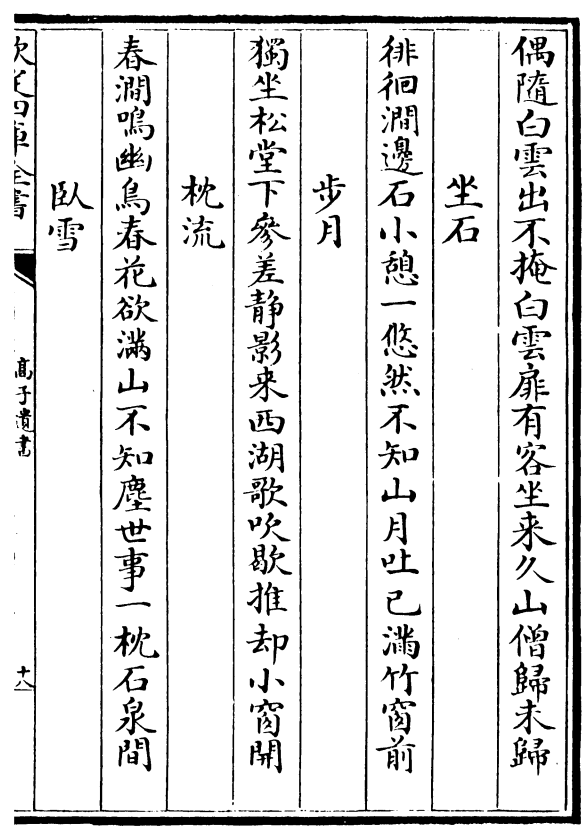
種竹

自將山竹種豈望便成林一竿明月裏聊爾步清陰

負薪

采薪松巖下日暮負盈肩還恐天際鶴或恐避茶煙

有客



偶隨白雲出不掩白雲扉有客坐來久山僧歸未歸

坐石

徘徊澗邊石小憩一悠然不知山月吐已滿竹窗前

步月

獨坐松堂下參差靜影来西湖歌吹歇推却小窗開

枕流

春澗鳴幽鳥春花欲滿山不知塵世事一枕石泉間

臥雪

山上雪連屋山僧擁褐眠下方来往絶身在幾禪天

六言詩

湖干四時歌八首

竹颯颯兮雪墮梅寂寂兮月明蘆洲動兮漁火茅屋響兮書聲

春風蕩兮柳綠微雨灑兮桃紅騁裘馬兮年少惜芳菲兮老翁

水溶溶兮林静雲皛皛兮晝長綠陰濃兮掃徑黄鳥窺

兮移牀
荷最妍兮朝旭蟬何急兮晚風有幽人兮兀兀樂永日
兮融融
氣高徹兮遠天蟲凄切兮清宵人所悲兮蕭瑟吾獨樂
兮閴寥
秋韻馥兮桂樹秋色佳兮菊華持巨螯兮沽酒汲惠泉
兮烹茶
千山皓兮方曉五湖冰兮復雪盡大地兮無瑕如寸心

兮不涅詠雪者千秋上下以此二語為冠

寒風凄兮墐户淡日煦兮親人君何慨兮歲暮冬不久兮欲春

水居漫興十六首

水緑山青自在日来月往如斯有味津津誰會無言默默自怡

柴門春掩寂寂小樓臥起徐徐朝来公事幾許過橋東岸觀魚

蟬聲參差高柳荷香遠近芳塘一榻凉風午睡半卷殘書夕陽

楊花點點上下燕子飛飛去来春色行看盡矣山茶還有未開

綠樹遮山有態白雲過水無心一窗半開半掩四月乍雨乍晴

黃葉踈踈門巷寒風淅淅蒹葭人在小樓隱几夕陽忽度昏鴉

桃花一叢為佳柳樹幾行足矣行樂不務其多人心自不知止

小閣凭闌莞爾匡牀擁被陶然夜半人聲何處蘆花隔浦漁船

一點兩點村火三聲四聲漁歌半生得趣不少百年好景無多

山人别無妄念三茶兩飯便足種成百樹梅花此是窮奢極欲

靠山一畝種竹近水兩畦栽花客至莫愁下箸二十七

種菜絓

平沙漠漠兩岸流水灣灣幾村興至便呼葉渡歸来不

掩柴門

臨水閒心便遠見山塵慮多消此間益者三友一琴一

卷一瓢

風来柳綠轉媚雨過桃花更妍著屐繞堤散步自言不

減神仙

山人作何功課終日對山不語問我此意何如白雲自来自去

赤日墮於西隅白月升於東牖我趁於此開尊佩得金印如斗

七言歌行

鄭母壽歌

太孺人終日靜默言笑比於河清其相夫子教子孫皆有法度可謂協坤之静安女之貞者矣為之

歌曰

天迴地迴浩茫茫萬象昭列四氣翔人生其中百念長消鑠至靈空彷徨持握徑寸壽無疆專静沉默道之鄉心遊至和迓百祥有子賢哲孫枝昌委運任遇神不傷念中無營身輕康春妍景淑日載陽鶯鳴花發化無方子孫拜上千年觴心知和悦樂未央

七言律詩

水居

有客風塵歸去来兀然孤坐水中臺九龍山似翠屏立五里湖如明鏡開春雨蕨肥菰米飯秋風鱸美菊花杯蒹葭白露伊人在恣向江天亦快哉

水居獨坐

獨坐孤亭四望寛夜深明月浸溪寒歸来山色如相許老去秋風轉自安萬里雲霄看燕雀百年天地有金蘭尸居未可言匏繫屈指山林事更難

水居閒闢

幽居無事不開顔為惜春光只閉關兩眼情親惟緑野一生心契有青山桃花灼灼鳥啼寂柳絮飛飛人意閒緩步溪頭看落日月明深竹抱琴還

即事

萬里迢迢晴色開千村藹藹野芳来孤舟最喜青山伴倦眼多為緑樹迴邑里過時驚薄俗衡門深處念時才可憐無盡乾坤内百念消歸一酒杯

同許静餘先生遊山

新涼甘雨徧汀洲况復山中桂樹秋以我中年窺静理知君晩節解閒遊喜看巖竹穿幽徑愛聽松風上小樓滿地夕陽收拾去并將明月載歸舟

同洪平叔遊武夷

連宵陰雨長春苔方駕山中雲即開峰勝正愁舟急過灘高絶便首重回排雲巖竹山山出映水春花曲曲来薄暮天遊最高頂可無呼月醉深杯

次劉伯先閑闗韻

在在名山寂寂峰淵泉深處有潛龍非於太極先天覔只在尋常日用逢當黙識時微有象到名言處絶無蹤洗心藏密吾曹事長掩衡門獨撫松

靜坐吟 三首

靜坐非玄非是禪須知吾道本於天直心来自降衷後浩氣觀於未發前但有平常為究竟更無玄妙可窮研一朝忽顯真頭面方信誠明本自然

一片靈明一敬融別無餘法可施功乾坤浩蕩今還古

日月光華西復東莫羨仙家烹大藥何須釋氏說真空

些兒欲問儒宗事妙訣無過未發中

一自男兒墮地来戴高履厚號三才未曾一膜顔先隔

何事千山首不回一静自能開百障老翁依舊返嬰孩

從今去却蒲團子鯤海鵬天亦快哉

戊午吟二十首

戊午吟者謂是年所見然也春氣動物百鳥弄韻

人心至閒自有無腔之韻悠然而来足以吟諷吟

者不可謂詩所吟者不可謂道姑就行持心口相

念云爾

聖賢止是學為人學不知天人未真天在人身春在木

人居天内木涵春萬殊精别方知義一本窮研始識仁

試看天人無間處不知天道豈知身

莫為為者是真機稍著安排便已非桃自鮮紅李自白

魚能淵躍鳥能飛不知本體原如是安得工夫妙入微

看盡古今差謬處只緣些子見相違

千聖傳心一敬修不知真敬反成囚欲求一得且永得須下千休與萬休疏水曲肱常浩浩百官萬務儘悠悠廓然天地渾無事一物胸中豈足留

中庸二字聖真詮来自唐虞一脈傳本體覩聞為入竅工夫戒懼是天然但從庸行庸言裏直徹無聲無臭先此是人人真本色可憐千古作陳編

格物無端成聚訟起於知本二言分但知知本即知至格物何曾有闕文本在操舟方有舵本迷亂國為無君

只翻誠意一錯簡滌蕩青霄萬頃雲

知本由來義最深須從物理細推尋一靈充塞皆為物萬象森羅總是心心正涓流俱到海身修點鐵悉成金細窮物理無多事只在兢兢顧影衾

不將一事掛胸中蕩蕩乾坤在此躬恰似雲開天穆穆更如冰泮水融融因無邪妄名為寂豈為虚無即墮空履薄臨深緣底事只愁無浪又生風

吾儒窮理最為先理徹心空不入禪窮是十分到底處

理須一物不容前六經盡向躬行驗一字不從文義牽
自有豁然通貫日方知日用是真玄

物物其來有定則自然之則謂之天但因在物付各物
一任紛然本寂然隨處家庭堪作佛無須巖壑始修仙
此機實在程門顯何事廬山不細研

聞道如何可夕死死生原是道之常不聞有晝可無夜
幾見無陰只有陽道在何從見壽殀心安始可等彭殤
更於此外求聞道踏徧天涯徒自忙

萬物同生形不同犬羊人性豈相通因觀物性明人道
始信人倫是聖功仁義非於明察外愚蒙偏蔽事為中
雖云此理幾希甚兩字金鍼是反躬

天載無形觸目真羲皇兩畫寫其神六爻雖列上中下
一物强分天地人讀去還知非汝密悟來方始是家珍

試看爪髮生生處何但枝頭可覓春

見易更須知用易聖人原只用中庸剛柔見處幾先吉
中正亡時動即凶能懼始終皆免咎存誠隱顯悉成龍

莫言卜筮用為小動静須占是易宗

人心偏倚道心中凡念迴旋即聖功精是不迷如日照

一為不二與天同篤恭為執辰居所未發為中水不風

聖智聰明收斂盡寂然不動感而通

孝是修行無價珍此身在處即吾親一禽一草非時翦

五辟三千律可論食德飲和供菽水朝乾夕惕省昏晨

不分富貴與貧賤大孝光天是守身

事事精詳是與非紫陽以此示全歸初經勉強須堅苦

漸近天然入妙微精義無過能擇善入神還只是知幾
須知聖學無多法尺寸基培萬仞巍

言行須從擬議成不從擬議失權衡擬言本自三緘慎
議動由於百煉精率意豈真為率性爭先或恐是爭名
須知變化方為易變化原從擬議生

朱陸當年有異同祇於稽古稍殊功存心自合先知本
格物無過要識中六籍漫從鹵莽過一靈那得豁然通
前賢指示皆精切後學無訛是晦翁

精氣為軀造化功遊魂為變浩無窮如何謂死為滅盡

反落禪訶斷見中神化自然稱不測有無不著是真空

莫將空字謾歸佛虛實原於微顯同

學人須自立根基三戒當先謹獨知無分少壯老異境

一於財色關嚴持鎮重常如五岳峙防危更似九河堤

大廷暗室心如一玉粹金精體不虧

至水居

何事驅車緇洛塵歸来煙水味逾真寒塘古岸五衰柳

落日秋風一老人兀坐冥然天地古觀書恍爾性情新
未須蒿目憂時事聞道明君信直臣

七言絶句

水居題壁

澗水泠泠聲不絶溪流茫茫野花發自去自来人不知
歸時常對青山月

村居 三首

日暖風微楊柳斜桃花處處點村家誰人此際能閒坐

載酒東臯醉落霞
桂露瀼瀼欲濕衣早来殘月出柴扉天清木葉隨風起
閒看流雲坐釣磯
小屋深深墐北房烹茶煨芋地爐香主人曝背書軒下
一卷羲經至夕陽

題畫

翠靄青峰欲上樓綠楊一帶野帆幽攜琴時向沙邊坐
閒對春風數白鷗

洛南縣薛厚倫妻南氏殉夫烈節

峻如南岳千盤秀潔比中峰萬仞花埋骨山中應化玉

飛魂天外亦成霞老杜絶句時有此體

偶成

堯舜垂裳恭己時天然真色復何為欲知性善無言妙

此處端倪尚可窺

和葉參之過東林廢院三首

滿目蒿萊三徑荒秋蛩吟處舊升堂黨人不死傾葵藿

一飯君恩不可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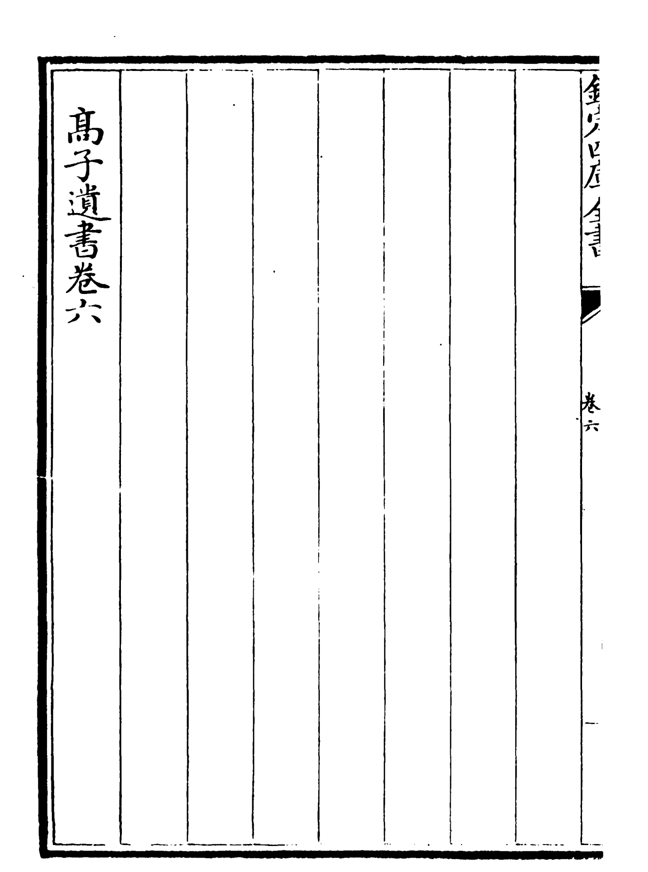
竹徑茅齋此日居藤梢橘刺欲教祛白雲片片溪流靜黃鳥聲聲樹影疎

城頭曽築小方臺四望長空萬象恢今日荒墟惟草色春風依舊有情来

賞花

樂事難逢得與諸公把酒看花幸矣更兾明年此日長共此花詩以祝之

春風無恙一登臺猶見桃花滿徑開無計可留花再住
明年花發約重来



高子遺書卷六